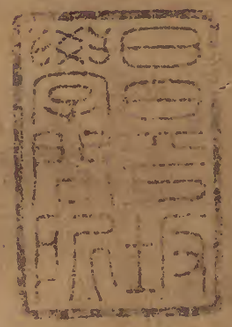
楊文懿集

金坡稿 一之二

漢書門
類 一〇三六五 號
二三 函
一四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一〇三六五 號
九 冊
三一四 函
八 架



庚

73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5
冊數 9(7)
函號 314 7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金坡稿卷之一

賦二首

卷之二

序二十首

卷之三

詩十八首

序十五首

楊文懿公金坡稿目錄

卷之一

賦二首

小湖山賦

伐老柳賦

序十五首

送中書舍人李應禎詩序

麗澤會詩序

故少詹事柯公輓詩序

淺草文庫

故汪御史輓詩序
故商夫人輓詩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雲陽弭盜詩序
七元文會詩序
詩壇雅韻序
內簡尺牘序
贈主事戴公輓詩
順天府鄉試錄序
周易本義直講序
蔡氏家譜序
彭文憲公文集序

卷之二

序二十首

擬會試錄序
三世承恩圖詩序
江孺人壽詩序
園趣存稿序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忠愛集後序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送太子少保彭公詩序
送刑部尚書陸公致仕序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送胡僉憲序
送范參政序
送郡教鄭君序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送潘栗夫序
送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序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送沈少參時暘序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卷之三

記十八首

桃源春雨圖記
石阜壽藏記
尊經閣記
來鶴亭記
臨海縣學記
寧波府脩廟學記
游雪竇山記
對鷗閣記
半林記
歸榮堂記
大盆石記
大盆石後記
鎮閩臺記
重興汝陽縣學記
甘州布政分司記
惠民渠記
後樂園記
恤民亭記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卷之四

碑文四首

武邑縣學文廟碑
玉山縣學重脩文廟碑
齊東縣漏澤園碑
中嶽廟碑

神道碑四首

大明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神道碑
大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明故南京太常寺少卿鄭公神道碑
大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

神道碑

墓碣銘一首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卷之五

墓志銘十首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

墓志銘

丁太夫人葛氏墓志銘
大明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
志銘
國子助教司馬君墓志銘
明德興縣學教諭封大理寺右評事王君墓
志銘
誥封宜人邵氏墓志銘
明亞中大夫福建右參政陸公墓志銘
直菴謝公暨余孺人合葬銘
大明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
墓志銘
大明雲南布政司布政使呂公墓志銘
墓表四首
故華孺人墓表
陸處士墓表
故國子監盧君墓表
明宣義郎節菴章公墓表

卷之六

誄一首
姚冢宰誄 并序
頌一首
貞則堂頌
贊三首
審布政像贊
曾編修像贊
獅子贊
銘三首
東山樂丘銘
端研銘
黹袍玉帶研銘
說一首
風憲說贈右都御史屠公朝宗
解一首
徐太守更字解
引一首
朝天倡和引

祭文五首
祭從姪茂亨文
祭王僉憲文
祭張邵齡文
祭錢克明文
祭楊時望文
卷之七
疏一首
乞移贈祖考奏
書十二首
復魏知州瀚書
示茂元書
謝張布政書
謝杜布政書
與胡憲副書
與黃行人書
與少詹事徐時用書
復何布政喬新書

與吳尚忠書
復尹侍郎正言書
與彭孝實簡
復儲保余世英書
題跋四首
題江山無際圖後
適野軒跋
書洪武選手錄八景詩集後
題雪景圖

雜著五首
贈余助教智
贈朱廷璧
策題
乩清宮正旦宴致語
乩清宮觀獅宴鐘鼓司致語 并跋

楊文懿公金坡稿目錄終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一

起癸巳成化九年盡丁未二十三年自四十九歲至六十三歲所作

賦二首

小湖山賦

要樂齋之庭有物焉埏埴所作煨燼所存體圓蓋法乎乾質厚寔本乎坤色黯如漆腹空若樽中外刻鏤作芙蕖文其名曰何黝蓮之盆又有物焉出自崐山巉巖岝士百切峉五百切虎坐而垂頭熊踞而盤蹠為岵為峐有洞有壑勢欲軼雲玉雪其色頂踵肥寬腰膂

羸窄其名曰何玉壺之石盈盆注水置石于其間水則蓱泛鱗泳石則蔓卉青殷渙漣漪於墀下滃煙霞於砌端不煩登涉剩足遊觀故合而名之曰此吾洞天之小湖山也客有見者莞爾語余此特一勺之水謂為何湖一拳之石謂何山歟余曰此洞庭湖也即禹貢之所謂九江此泰山也即舜典之所謂岱宗客乃呿口揭唇兩手交拍而大笑曰子何誕妄之甚哉夫洞庭之為湖也萬壑所趨九水所滙包楚帶吳綿亘八九百里吞若雲夢者盖不知其幾沖瀜渺瀰莫余切瀺仕減切灂任角切滂普方切濞四祕切駭浪洪濤震薄無際日月出沒乎其中雲雷長育于其內節彼君山插天盤地峙其中流僅若螺髻十二其廣且大莫之與比泰岱之為山也造化鍾秀為五岳宗巃力孔切嵸即孔切崱仕力切屴六直切上薄太空入歸鳥於決眥生曾雲於盪胸道羊腸而上者越四十餘里然後至於天門之內日觀之中猶未造乎絕頂然已視群山如蟻封黃峴石壁馬棚雞籠凡若此類谷峪崖峰岩丘貧切嶙迆靡纚屬紛從跨齊越魯盤千數百里而青不窮其

高且大莫之與同子以勺水拳石為湖山固已不韙
謂為洞庭泰岱又何誕妄至此余曰至大惟天與地
同道凡萬物不能似天地何者非小故豐空四海梯
米中國者北海之若塊視三山盃視五湖者大鵬之
鳥然則洞庭之於勺水泰岱之於拳石相去安能以
杪且物之小大宁分固異然性有所偏亦有相制彼
春陽之比爐火日月之比燈炬蛟龍之比蜈蚣犀象
之比狸鼠此其小大之相懸固不可同年而語然而
凜冬一爐救春陽之所不燠暗室一燈偏日月之所

不燭蛟龍長萬鱗也見蜈蚣則驚而縮犀象凌萬獸
也覩狸鼠則畏而伏以此見春陽日月之功尚小蜈
蚣狸鼠之威尤大其可小勺水拳石而大洞庭泰岱
也耶然此徒差厥形未堅以理殊不知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吾同體何貴何賤孰遠孰邇舉莛與楹西
施與厲塵嶽消河彭祖殤子分雖萬殊理則一耳故
勺水即洞庭而拳石即泰岱其何分於彼此客乃斂
容伾首端拱而請曰此小湖山者惟天地大之而已
抑別有物亦大於此余曰方寸之地有湖山焉陋叔

度之汪汪軼子車之巖巖豈惟至鉅亦復至纖其大則天下莫能載雖豪末不足以定至纖之則其小則天下莫能破雖天下不足以窮至鉅之域然其大其小無形與聲離婁之目不得而明師曠之耳不得而傾爾安得而識之於是客若有慙長揖而去吾獨立于湖山之前仍逍遙而容與

伐老柳賦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而尤老者余不可為之賦曰

吳民輸稅于京群告于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誤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紅腐仰赫日之暴之柰柳陰之周布瞻彼衆柳鬱如車蓋幹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解禁雪霜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雕繪異松栢之後凋同櫟樗之徒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倚乾坤之發生占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秀夫蘭菊既矜翹而擅榮

且裒凶而萃毒巢鴟鴞于其顛孕蟻蠍于其腹落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蠛金罍之上服況其陰影之連接共浮雲而蔽天晝雖晴而若雨地恒濕而不乾喟吾米之頻罄尚吐氣如浮煙望廩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煎昔叢竹以蔽庭而剪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況茲柳之為害可使其據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指其最鉅而尤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力之所能為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故鼠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至故負擔者極重則顛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渝於旦夕風與雷其皆厲盡衆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曦光洞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纍之永晞民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沉憂而永喟謂余言其無徵盍姑淹而少竢

序十五首

送中書舍人李君應禎詩序

中書舍人李君應禎告歸展墓交游皆贈之詩詩凡四十六首首有題顯自都門至范莊皆山川城郭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臺祠塚之屬非名勝之景則古陳之迹非其道所過則鄉所遊非其耳目所寓則心志所嚮者都門為萬國之會猶百行之元故為首題中間若牛首虎丘諸山江淮諸水仁智所樂也獲麟堆宣聖之遺烈也泰伯廟尚至德也圯橋子房帝漢之基也卞將軍廟掛劍墓忠義足法也黃樓蘇守捍大患之績也太白酒樓丁卯橋文名彰也長干寺無雙亭異教之昌可嘅也長洲苑歌風戲馬臺隋堤石城古今興廢之故可欣可痛可鏡戒于無窮也范莊相國之勳而睦族之義士可歸宿者故以終焉題不主送歸詩不專贈別意新而辭美皆京師之耆碩譽髦特為君倡之與故常贈送之什夐殊矣穆如之頌非為仲山甫不作孔碩之詩亦為申伯得之君篤學美辭翰初以鄉選升國學有巨璫勢方赫知其名欲俾訓子姪亟招之不應一日巨璫被旨薦熏于文廟托學官召之堅避不見後拜今官選侍便殿嘗命金書老釋經君上疏言老釋所述非經也書之妄費而無益若治天下以九經教天下以六經則四方寧而君民皆祉且壽矣嗟

乎秦嬰景監銜鞅因之傳燈有錄楊億潤色其孰肯
背竈以事奧批逆鱗而闢異教也耶君於是加於人
不啻一等矣宜乎贈詩獎殊乎故常之什也余亦與
君善故為序詩之大旨而併述君之大節俾覽者有
考焉

麗澤會詩序

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又進而古盡矣然
一鄉之善士在可得而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其何所在未易得也霄漢之木亦嘗產於籬樊窟宂
之龍亦必遊於江海故京師者天下衆士之萃淵藪
也取友者舍此何之焉成周進士皆自學而升有唐
壍籍先兩監而後鄉貢唐監即周學也至我朝進士
之科每會試所登惟南北兩監之士恒占十之七八
蓋監者尤士之萃淵藪琢磨礪礪之具既衆且至非
州邑庠校所能逮故也士而游京居監何友不可得
何道藝不可成哉戊辛卯春監之士有雅相善者
廿有五人胥約以文會而主於盧解元楷之第會則
取五經群籍相講解問難各出所著共修潤之德善

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一日燕懽取唐楊臣源東城早春詩廿有八字分為韻而詩之總曰麗澤會詩易象傳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二澤麗而相資朋友之會而相資以之然講以致知習以力行知行亦相資者今諸士之解經修辭講也勸善規過習也真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課遠哉自伐木廢谷風興朋友之道缺矣而近世舉子尤相忌嫉甚盛不假人半章單辭有若茲會其近古哉之廿五人者皆一時之名士會不旋踵已多奮登于黃甲餘雖尚屈而黃甲之登皆有可必觀其詩亦忌占矣磐遷之漸其始于于幽谷之鳴出遷喬木茲會也其將登而在位同寅協恭以康庶事乎茲詩也其將飈而在廷為雅為頌以鳴國家之盛乎尚各磨厲無或玷瑕庶後有傳焉燕之日吳郡湯君徵嘗備主禮故取諸詩悉書于卷因余弟守阯解元以求余序守阯雖與會然吾於廿五人者知未悉也湯君尚文崇義蓋與諸士游雅矣孰為鄉士孰為國士孰為天下士孰為尚友士尚余告焉

故少詹事柯公輓詩序

陸機有言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之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嘅然其所悼者惟曹操耳夫操肆狡凶而謀篡竊雖羯虜石勒亦恥而不屑為者何長筭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之二子何異乎季豹而伏后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娣耶忍於彼愛於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馬懿之遽襲其筭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促而卒移漢鼎雖昭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為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嘆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難也古之人若顏兗國若冉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綸四海而弗及盡見於世是則可謂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者矣千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為之悲傷嘆喟而不已況當時者乎閩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表德器材識文學一一

夐出乎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日勸講于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於天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于家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為塩梅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堯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止於斯非所謂長筭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卿而下皆悼惜之而能言者為其挽歌詩總若干什余既萃成冊乃序焉盖余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翰林踰二十載余恒仰公若不可跂而公顧不余鄙德學之胥勸志業之交親盖懽然無間詎知公遽棄余而逝耶攄百愠於片言寓一哀於萬里强技淚而書之

故汪御史輓詩序

嗚呼酷暑起於温旭微霜至於堅氷天下之治亂豈一朝夕之故哉一簣不足以成山坏土安能以填谷天下治亂豈一人之力之所能致哉吾觀乎搢紳所為故御史汪公之輓詩因論其世而重哀之盖公以文行擢鄉選歷官望江武進二學陟御史皆茂著聲

績尋巡按福建坐未安席適盜賊群起剽野攻城用
事者遂以是罪之死嗚呼天下當是時游豐仍泰上
恬下熙桑雍之患深且極矣而福建庶富尤為天下
甲吏于茲者率務山遨溪遊酣醲釅而飫鮮肥稻載
金帛無厭民寖不能堪睄睄乎欲反乎其出者矣而
持節之佻狂者又從而侵焉於是匹夫作難而八郡
之群不逞鼓群愚應之蝟興豕突莫可控御乃勤廟
筭一遣將不克至於再一方兵不足至出禁旅集四
方之師薄伐不定至屍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得平
之是豈一御史之罪哉嗚呼民之不堪寔由於所謂
遨遊酣飫稻載之群吏而難之不靖則介胄之臣之
責也迺皆貰焉而戚僅貶其官或仍復其位謂果一
御史之罪哉嗚呼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時福建未靖
而廣東湖廣之難隨之雖六師且陷於塞北用事者
未免膏野草餵鴟鴉天下幾危而幸安是亦一御
史之罪哉嗚呼行人得牛而灾于邑人魚網之設而
鴻則離之公命之不淑一何至此極耶此縉紳所以
為其輓詩而悲傷憫悼之情痛切深至自溢於言外

非若為他人強作而虛哀者比也然公沒既久而褚
孺人守節教其二子諧簉俱登進士第諧歷官春官
庶子簉授金壇知縣嘗推恩贈公翰林編修顯榮方
盛公死猶不久矣九原有靈寧不自慰故輓詩雖皆
悲傷憫悼之情亦多稱道揄揚之辭焉余嘗與諧同
官相善因為之序

故商夫人輓詩序

婦教不出於閨門故雖有令儀淑行世罕能知知亦
不溥然古之詠於詩述於禮錄於史官載於傳記者
亦夥矣較於今有若商夫人之備懿德以享隆福者
亦鮮矣哉商夫人者今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弘
載先生之母翰林編修良臣之祖妣也工組縫涉書
禮祇其尊章惠于夫子儉勤劬苦以佐其家長其子
女而於先生少時口授之者經論語諸書皆成誦始
就外傅尤日勸督之致先生發解禮闈廷試皆占倫
甲以官翰林入內閣而夫人就養于邸累封太淑人
服珠冠繡帔享御膳侯鯖歲時上壽冠蓋填其閭貴
而不肆老而彌莊里鄰臧獲無不銜其惠恩壽八十

又五歸卒于家可謂盛德完福者矣先生負廓達卓偉之材方升國學世已期其大魁甫入詞垣世又期其宰輔既而皆然其聲訇動於四方特甚四方之希令謨沐休澤者詢其家以論其世故夫人之德天下罔不聞而其卒也自台鼎之傑蓽圭之髦為其輓歌詩者尤衆後十餘年先生起陟今官勲業譽望彌赫以隆於是夫人又被榮贈而其德益聞輓歌詩之什亦日以富先生迺萃為巨冊命守陳序之昔季敬姜博達知禮其子文伯從孫康子皆魯大夫也桓少君

修行婦道子永孫昱皆漢司隸也方冊布之焜燿于古今矣夫人之賢與敬姜少君盖相上下而子孫之顯貴踰之秉彤管者將書焉不終古有燿乎輓歌詩若干什皆稱揚悼嘆之辭也所以致稱揚悼嘆者非盛德完福之聞乎故推以為序

三舍劉氏族譜序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紹和因其先世所作之族譜而述焉既自為序復屬余言劉氏自其先南唐工部侍郎適始居安福之谷木塘其曾玄三世補上舍生

因名其里曰三舍族多散處他鄉猶皆稱三舍劉氏不忘本也譜迺工部之八世孫南壽所作十五世孫塤嘗嗣書之又四世而紹和迺述焉族譜盖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士庶人則有家諜其已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於顯考近止於其考皆已去墠為鬼則高祖以上且或莫聞況遠之尤者乎服自緦而窮袒而殺至親屬既竭食或不綴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況踈之尤者乎又況離析於百千里之外者乎

若使遠而百世之祖踈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興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鉅族亦多闕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於是晚宗遙胄蔓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弊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紹和為此慮也肆汲汲乎述焉古者世繫禮官奠之樂官諷之今太常禮樂之司也紹和之述譜亦其職歟且其所述文直而事核詳略顯微各有意義又庶乎史官之法而自序於其

世系源流歷歷明盡其末告族人以惇睦之道又諄諄懇至矣尚安庸余言然故人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為之言

雲陽弭盜詩序

民生有欲不獲則爭盜之爭欲尤不道而可惡甚者罪不容於誅朝歌之甯季京兆之傰宗蜀之李順皆鼓衆肆虐兵將莫之能禦卒俟良守令而平之水之方泄也涓涓其流火之始然也熒熒其焰塞其涓涓撲其熒熒乃無焚溺之患涓涓不塞而泛濫于原野熒熒不撲而燎延于宮室其患可勝道哉盜之初發而不亟平之則奚若甯傰輩而已秦之勝廣漢之赤眉隋之王薄張金稱唐之黃巢元之紅巾孰非是物也耶夫盜亦人耳人均稟同賦盜豈獨蛇虺其心而虎狼其性耶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太樸之時山無隧澤無梁民各甘食美服樂業而安居雖雞犬之音相聞猶老死不還往其有奚爭大同之世食貨充盈教化旁達男有分女有歸鰥獨疾癈有養人皆不以貨利為己私故外戶而不閉自後大道隱媮俗興故

小大好草竊至殺越人于貨寖起而滋盛周末以降井田廢學校禮義之教隳民皆窘于衣食暗於廉恥辭讓加有凶荒凍餒阽於死亡而為之上者又嚴刑厚歛以逼之故取人於萑葦之澤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世恒有之甚而為甯傰又甚而為膝廣矣用是觀之盜豈其所樂為哉良出於不得已耳鹿挺而走於險魚跳而登於陸兔奔而亡其穴豈物之性也耶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盜其可矜之尤者龔遂之對宣帝有言海瀕遐遠不

霑聖化民逼於饑寒而吏莫能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蓋有以識此矣世之守令或暴或貪或庸庸以居厥位至盜賊之作則多孱不克制間有能誅鋤平定者未始不快意而誇功其孰知盜之可矜也哉往在天順辛巳盜起長沙衡州二郡村落多罹其毒有司發兵勦之或反為所敗勢益張間有三十餘輩入茶陵時進士吳君真方知茶陵縣事建策亟招徠之既皆聽命尋復逞毒不已迺誘致而盡誅之茶陵由是無警士民德之能言者為賦雲陽弭

盜詩若干什至有樹碑以紀其績者居數歲政治大
章徵拜監察御史與余會談及之君猶惻然若不忍
盜之誅死而憮然不居其功余於是嘆君之賢謂其
禦患勇而存心仁也仁者必有勇詎不信然尋閱雲
陽弭盜詩為書其首簡

七元文會詩序

天順中吾浙吕文懿公自解元累官翰林學士任内
閣余為編修公嘗語余曰吾欲作六元會少宗伯姚
公大章亦欲作之余未喻公曰吾浙前後解元今在
京者六人吾欲燕會之也然二公皆不果作成化六
年冬南京吏部侍郎范公捧萬壽聖節表至京今致
仕少保南公為兵部尚書無學士任内閣姚文敏公
為吏部尚書余為洗馬而盧君楷與余弟守陛為國
子生六人皆浙元也適同天順之時之數余偶與商
姚二公談及當公前語二公欣然曰今當成此文會
遂命余先焉不敢辭乃以聖節之日會六元於余第
而延吾鄉刑部尚書陸公主之余從弟守隨為御史
亦預席酒半酣姚公口占一絶有四十年来六解元

之句僉聞之皆浩然有吟興遂以姚公之句分為韻而詩之推商公作序踰二日繼會于商公之第范公遽舜而南餘欲會者皆止既而余念山西按察僉事今副使胡公廷慎亦浙元也其人可重迺援宋王君貺預者英會之故事以招之胡公遂為詩及後序寄至余慮詩文久將散亡故命工作六卷卷各首圖而繫以詩文分藏于六元之家至于今寶之解之有元亦古矣由今觀之吾浙浜范公而上既十有五人蓋未始有會其人多躋顯要揚芳烈者久而或不能詳馬沿范公而下又十有四人或已卒或未第或官于外故會僅六人若范姚商三公之德業位望自前罕儷而南公連為三元雖古仁稀見蓋國家文明之化吾浙靈秀之氣皆莫盛於茲時者今成化十五年胡公以繹禪至京需選余已遷學士而守陛方官編修於是翰林修撰謝于喬禮部主事沈述之兵部主事楊賁夫國子生黃廷璽又皆浙元也七人相謂曰今浙元視前會加其一可無會乎乃以正月十有六日醵會于于喬之第顧前會逮今僅踰十稔商陸二公

已休致而范姚二公暨盧君已殂謝獨余兄弟兩人在亦可既也是日七人者迭為賓主獻酬盡歡余謀當首席諗于衆曰古者於旅也語於燕也詩燕必盡獻酬之禮詩必致箴規之辭今可古也夫不朽在德而功次之言又次之士當以百世之豪傑自期不當以一時之倫匹自足今吾儕視前三公尚未能及盍各為詩以交箴互規勉繼三公又進而追古之名臣碩輔以豪傑於百世哉衆以為然乃取宋歐陽文忠公貢院詩之頸聯分為韻而成詩授余俾序余於前會若鸞鳩之伍大鵬既有愧矣今會迺以老駑引群駿於席間復以幣帚先衆珍於簡上能無慙乎不得已而強筆之

詩壇雅韻序

人之生也有形斯有聲有心斯有志志發於言而為詩聲成文而員謂之韻自古詩無不韻者世既降詩體屢變韻學寖微虞庾雙所興之歌永周太師所教之詩音世莫傳其奥於是西域反切之學入而江左聲病之說興焉魏晉已有聲類韻集諸編述者世益

久皆泯莫睹矣惟唐韻略宋韻補傳至今焉韻略盖因梁沈約之四聲譜而著禮部據以去取舉子之文歷世皆因後儒增修者衆諸家從之若韻會韻府皆是物也然梵學吳音承譌襲舛世皆病之韻補則吳棫取易書以下逮宋文集共五十種凡聲韻異近世者皆纂之朱子用以叶詩與楚辭然亦不能無可議國朝洪武中嘗命儒臣刊正舊韻定以中原雅音著為洪武正韻宋學士濂謂其一洗千古陋習可不信哉今錦衣吳僉衛嘗覽百氏提要鈎玄摘其辭可資

詩者悉隨洪武韻而繫之纂成若干卷名曰詩壇雅韻屬余序惟古詩不可尚矣今詩槩不越乎古近兩體而用韻各殊古體多出入于韻略韻補而近體則惟韻略是拘雖知洪武韻為正音而猶罕用盖謂近體唐詩也韻略唐韻也而唐詩必唐韻是用也可謂固哉昔孔子定詩三百皆可被之絃歌者第取其音耳曷嘗論其世耶唐之詩其格有足法而韻多可訾今作近體者苟唐其格而洪武其韻則音正以諧祇益媺耳何害其唐哉作古體者不須言矣雅韻之編

其欲俾人舍譌韻從正音以趨於古哉雖然天地萬物皆有自然協比之音有不待强而合者雖風霆之鉅蛄蚓之微且爾而況於人自壤叟衢童逮桑濮之賤彼烏知音律而矢口成詩夫孰非韻信自然者自然之音與天地萬物同而可析之以四聲限之以數十韻乎嗟乎古者詩作而韻生後世乃依韻以作詩詩道盛衰於是乎繫吾安得隆古之英與論大音之妙哉

內簡尺牘序

內簡尺牘一策凡十卷宋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戶部尚書孫公所著門人李學士祖謙為之編註嘗刻板矣久而亾焉家有寫本無註其十世孫封戶部主事玘寶藏以授其諸子俾重刻之子有曰仁者今為副都御史巡撫四蜀刻既完乃寓書于余請序諸首余家有此策舊刻本雅讀而美之今申誦竟日益嘆其美不已古者君臣僚友姻故之往復言議通謂之書時皆削竹木為簡牘以筆之簡以竹牘以木或皆用木而制有長短之殊簡長二尺短猶半之牘僅

尺一耳自秦始以臣告君者易名為表奏而僚友姻故之往復者自如時寖用紙矣猶有謂書為折簡為尺牘者因古也近世乃謂書之短者為小簡而其長者尚如故此策既曰內簡又曰尺牘疑若因古簡牘之制而無載短長書者然其所載實皆世所謂小簡也古之書長或百餘言或數百言或數千言群籍雜載之以傳多至不可數若其短而數語單辭則鮮有載而傳焉范史僅錄嚴光答侯霸者他無取矣韓文公答夫顛者世疑其偽雖晦菴辨之未釋也獨歐蘇之作雖半楮幾字雨散於四方者人盡掇拾之以板傳然語或鄙俚句或雷同者有之蓋一時任意信筆初不料其傳而掇拾之者未始擇也內簡尺牘百餘篇皆尚書公退閑之時之筆也其間有曰軒冕之造物者視之不甚惜獨於一丘一壑未嘗輒以與人自敘有曰柳子厚不堪謫辱欲自比於躄浮屠病顙之駒而怨懟不已至比天為癰痔草木果窳嘵嘵至老死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故某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望當世君子論人有曰筆有毒殺人而見錄

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疑其毒而棄之則痼疾不可為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其意度閑雅識見迥邁若此而文采清新華妙靡苟遣之辭鮮重出之句誦之至竟皆可愛可欣而無一可厭惡者其固有意於傳耶抑編者嘗為之擇也以余論之可謂盡美而足法者矣紀之顯部之鼎胤之舞衣夏后氏之璜孔之冠履魏玄成之笏皆一故物耳其子孫尚寶于世世而他人得之亦以為寶況先世文辭之盡美而足法者乎宜乎寶藏而重

剡也封君之欲揚祖美都憲之克成父志皆可謂孝矣尚書公諱顗字仲益初為中書舍人輒罹青城之難後知臨安又知邛江及為戶部皆未幾輒罷故其出處稍見於宋實錄而元人修宋史不書然其文字可貴當時祈者接踵老猶不厭余嘗見其靜治堂如農齋崇安寺五輪大藏諸記橫山堂浮遠堂諸詩皆豪偉贍麗惜未睹其全集然毘陵暨他處崖鑱冢刻與道釋所謄士夫所錄者尚多有之雖全集亦或落在他人家都憲其博采而總剡之與此策並傳於世

公其有耀於無窮哉

贈主事戴公輓詩序

人之心感於物而動則必形之於聲詩者聲之成文者也由心有所感而形於是可以觀可以興焉是故感言慶之来則樂心動感横逆之至則怒心動感凶喪則哀心動感禍難則憂懼之心動感親暱則愛心動感神人之尊則敬心動惟其心之感動有異而聲之異隨焉是故樂心動則其聲嘽以緩哀心動則其聲噍以殺怒心動則其聲粗以厲憂懼之心動則其聲繁以促愛心動則其聲和以柔敬心動則其聲直以廉詩無不具焉夫樂而嘽緩若擊壤考槃者非耶哀而噍殺若黄鳥蘀露者非耶憂而繁促若五子之歌正月之作者非耶怒而粗厲若相鼠者非耶愛而和柔若關雎棠棣者非耶敬而直廉若清廟載見者其又非耶世於擊壤考槃可以觀虞周之化矣於黄鳥蘀露可以觀三良之良田横之義與秦漢之失矣於五子之歌正月之作可以觀夏周之衰矣於相鼠可以觀鄘之陋矣於關雎棠棣可以觀夫婦長幼之

倫矣於清廟載見可以觀文武之德矣觀其美則思勸觀其惡則思戒此詩之道所以至於美教化移風俗也杏郡主事載公昌故徽州貳守之從子今汀州太守僖之父也嘗作一齋覆之以茅因號茅齋以貽其儉生平喜詩書恬於勢利居常濟人利物鄉邦稱之無閒言以僖貴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踰艾而卒僖賢而有政聲峻陟有可必者故凡朝廷之壽俊都邑之英髦知僖而仰公者皆悲公之早逝而不及三命之馳為作輓詩踰數十篇其體裁辭致不一然皆所謂哀心感而噍殺之聲也處士之善積厥躬慶流於後者可於是焉觀之矣後有覽者寧無感發興起思淑其身以昌其後者乎故余為之序

順天府鄉試録序

成化庚子秋式當試士上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守陳右春坊右諭德臣陸簡主京師順天府試事順天與畿内七郡合六館諸司士就試者凡三千六百有奇論其秀僅得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惟九州之域風氣習尚皆異古之帝王一道德同風俗亦

必久而後洽焉大明興圖曠古所未有而兩京對峙于南北蓋自　太祖高皇帝都應天府尋踵南京　太宗文皇帝即順天府為北京至于今都焉臣守陳往歲嘗被旨論秀于應天今復論順天之秀於是兩京之士皆得而悉之其秀之蕃衍碩大蓋非四方萬國所能踰也然應天在江左由孫吳至南唐凡八代屢嘗建都而鄰郡亦嘗為輔至國初仍作京畿政教之淳重文獻之稠疊宜其秀之蕃且碩矣順天在冀方與今畿內數郡自石晉沒于遼以迄于金元歷四百三十有餘歲遭我聖朝乃始復歸于華夏新化雖洽舊俗或遺今其秀乃與應天諸郡並蕃而齊碩者何居守陳聞之燕有谷寒不生黍鄒衍吹律以温其氣而黍生焉況有大於律者其所生豈特黍而已哉自我　神祖掃胡俗以復華風列聖丕承德洋仁普逮今百餘稔矣正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雖月窟日域氷天炎海之外亦皆漸被變遷而況順天諸郡乃日月之所近臨也風霆之所先鼓也雨露之所偏渥也其秀蕃碩不亦宜哉然秀於昔者率

能振芳英敷茂實以無負乎大造矣今之秀將與秀於昔者爭芳而四方萬國之秀復與秀於京者競茂舉明世於三代之隆固丕基於億年之久不在茲乎試畢錄成守陳當序故道兩京之秀之蕃碩以見神聖功化若此其隆俾天下皆興後世皆慕焉若夫勗厲士子之詞已屢發於前人而同考與提調監試之銜名則具列於次簡皆不敢複言之

周易本義直講序

四聖之易自漢以來傳註無慮數百家惟宋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並行於世國朝選士之制治易必無傳義士遵之久矣至於近時乃往往廢傳而專本義豈謂傳義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傳詳義簡競務簡以利捷耳夫士不能博通五經而各治其一已愧於古況治易而不無傳義惟簡是務益趨於陋矣暨其幸得一官則併其簡者亦視之如弁髦棄不復顧其能仕而學者幾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天長縣學教諭李君鳴盛蚤受易於其父長而講習不已奮發于文章既被鄉選以憂居家取易温習固以夲昔所見

聞諸說纂集成文名曰周易本義直講時僅文繫辭而已逮起家官天長則又及上下二經踰兩年而畢乃因其鄉人修撰傳君曰川寓書請余為序余閱之累日不能盡其言大祇主本義而賓傳皆循循然不敢越矩矱之外蓋欲以示其徒處則為橫舍講解之資出則為塲屋文辭之用其用志亦勤矣余少嘗讀易間作舉子文字亦主義賓傳多與李君同者暨擢第而歸益味經旨著易私抄所見有異於前時蓋以易為卜筮用而非為卜筮作者伏羲則河圖而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大禹則洛書而作洪範所以敘彝倫之道也圖書非為卜筮而出易範豈為卜筮而作尚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範之一疇耳易豈大小珠林之比哉程子作傳實探伏羲之精以發性命之理蓋不但衍周經而已朱子嘗謂程傳義理至備象數猶欠故作本義推象數而明占筮其辭尚簡不過補傳之不足耳學者豈可廢傳而專本義哉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備非博學詳說不足以究之諸家之說百氏之書皆有可取而不可廢也博而詳焉精擇而反

諸約於是恒存諸心實踐諸己推而普濟於人則庶乎得易之道也豈當但以決科而已李君尚進於此哉余因序以復君且告凡治易者

蔡氏家譜序

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古也家之不可以無譜猶國之不可以無史史或無焉則國統君治臣才民俗與夫禮樂刑政之詳理亂興亡之故皆闃寂而無傳雖當時嗣主亦何徵以數其典繩其先而况於易代曠世之遠哉周列國數百惟魯秉禮而其史為聖經揭十二公如日月雖他國亦賴之有聞五季十國獨南唐尚文士為之纂述者衆雖其方術恢諧亦至今若存其餘有史不能如彼二國則皆闇而不章又其餘無史或史不傳則同歸於闃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譜亦猶是哉夫譜所以明本源辨昭穆敘尊卑別疎戚啓尊祖睦族之心興象先貽後之道信不可無者無之則本源不得而明也昭穆不得而辨也尊卑疎戚不得而敘與別也於是上祖疎族皆莫知其為誰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後何以貽愈遠則愈失矣

故古者家必有譜若州閭史之所藏圖譜局之所掌皆是物也近世譜學廢矣惟業儒惇古者迺能重此或作或述而貴戚徹侯不鞅掌於事為則紛綸於佚樂奚暇此哉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屬子姓未必蕃也猶不可以無譜亦或能譜之而所謂貴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積善而絫仁其族屬子姓率葛緜而螽揖者苟無以譜之是使積善絫仁者泯沒而無聞葛緜螽揖者渙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駙馬都尉蔡公孟暘其先曰仁美府君者始自當塗遷居鳳陽再傳而思中府君始占籍于京師畜德含澤凡幾世而大發于公其族在鳳陽與京師者亦既衆矣公以選尚淳安長公主為人清修簡重於凡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嗜而喜書崇禮好與章縫之士遊時稱其賢嘗念厥家世欲為譜之而當塗以前曠不可知乃稽鳳陽以後者舉其名字行業及其嫁娶卒葬一一書以為譜而　天子所賜之金冊錦誥卿士所贈之大篇短章皆錄焉其於所謂明所謂辨所謂敘與別所謂啓與興者庶乎備且悉矣觀此

亦可以見公之賢也夫公之賢蓋嘗有所象者其族
屬子姓可不思所以象之者乎苟皆象之而皆賢則
蔡氏之宗不但日熾月昌而且駢青疊紫與國咸休
茲譜將與玉牒並垂于無窮矣其可忽哉公嘗以譜
求余序故為書其首簡

彭文憲公文集序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師謚文憲彭公卒既七載厥子尚寶司丞
暉集錄其文成若干卷示守陳俾之序守陳官翰林
於公嘗為屬義不可辭然未能遽作茲司丞謁假歸
欲勒是文於梓若不可緩者乃序之曰古今文至衆
矣創意立辭者固人人異後或擴而充之或翻而直
之或蹈之或攘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資得乎學乘
乎時與位之故耳公少也靜默莊重得族叔父僉憲
公貫陶而器之暨發解入國監又炙於祭酒李忠文
先生故其涵蓄負抱迥邁乎流俗乃擢殿元拜翰撰
僅數載而三遷秩副太常又數載遂入內閣優游于
宥密之地容與于恬熙之時者殆二十稔屢陟顯階

穹秩極于少保自昔殿元之遭鮮逮焉者方是時文聲籍籍內之貴戚重臣外之雄郡壯縣下之右閭豪室欲假文以炫前熿後者奔湊于其門故恒為記序碑表銘贊題跋之屬以闡德揭勳厲職奬俗張吾聖明之治化若昔人僮約賓戲九歌七啓子虛思玄之體無自而發其辭皆爾雅而周詳坦緩而和易未始有怪僻率略險蹤憤艱之態盖其資懿其學端其時泰其位崇故其文有不得不然者一時能文之士疇敢望之然此未足以究公也嘉禾植于崇岡之上雨膏而日烜之其葩花燭乎群目固非幽芳凍秀所可倫也抑人之賴其芘嚪其實者不既多乎覽茲集者尚有論于斯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一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二

序二十首

擬會試錄序

成化二十年禮部會試錄成考試官楊守陳謹序之曰世人有千畝之墅者必使良農治其田有百物之貨者必使良賈張其肆有萬鎰之寶者必使良工琢以為器夫然後田可稼而成貨可售而贏器可貴而銘也天下者人君之大田墅也大貨肆也大寶器也可不求良臣以共治之乎唐虞帝咨僉舉莫非聖賢

治化之隆無能及已夏商亦克用乂有周實興賢能故皆永寧常泰後王雖或任非其人尚賴流風遺澤至久而後失之兩漢詔郡國薦士唐宋設科第舉士亦皆得人致治至于鴻都斜封畫學之興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餘若秦隋無足齒已國朝　太祖高皇帝興學樹師俾士各通一經且涉百氏以修其德行道藝而纂其文辭曰程月課季考歲較俟其成而貢舉教之如此其詳也每三歲一科科三試試三場非俊莫能預有勤苦老死而不得舉者進之若此其難也既試而授之官必有年勞而無過愆者始得寖遷其秩凡三載一考之朝覲徧考之憲官又廉効之有未久而黜有終世而不陟者用之如此其慎也其他吏仕親蔭亦難且慎未始有徑進而驟崇濫榮而素飽者五朝列聖一遵是道故官皆得人既致百餘年之治矣而我　皇上不徇不忘彌久彌遠至今會試乃復命官主考而凡分職定期與夫賜予供張防範較閱之法悉循乎舊而加嚴凡百執事罔不敬恭無懈士就試者凡　有奇詔取　人實精選也於是

皇上御宇已二十年而開七科矣昔在有宋慶曆二年開科取四百三十五人時仁宗在位方二十年僅開六科其後歷二十一年而又開七科當時所任若杜衍之封還內降若富弼之寬減民力若韓范之釐革弊政若歐王余蔡之論斥姧臣無非良者夫宋至慶曆乃日中將昃月滿將虧之時也惟仁宗克任諸良故其治道冠宋諸帝而在位傳世之久雖前代亦罕儷焉然較之三代以上有協和萬邦有在位百餘歲有傳世八百禩者則遠不逮豈諸良之致君猶有所未至歟守陳聞之掘井者必及乎泉濬川者必窮乎源陟山者必造乎巔皆不可苟安而中止也今之已貴而在列及方進而用賓者皆當鑑日中月滿之勢盡窮源造巔之道必近邁乎慶曆諸良而遠追乎唐虞三代之英將見 皇上之弘化也如唐延祚也如周享位也如農黃何宋仁宗之可儗哉敬書以併告

三世承恩圖詩序

四川布政司叅議陳君宗調自為戶部居與余同巷

相往還久矣余卷爽塏獨高于諸卷初未有名也自
余名之曰高坡卷而人遂從而名焉余左隣則王御
史畏之儼而其子溥尋登進士官行人右隣則余同
年鄧允哲明與其姪秀兩御史嘗居焉余自居是卷
未嘗他徙逮今垂三十年昔之民居化為官舍十六
七而一門父子兄弟同顯者又七八家他卷皆莫能
逮豈京華之秀氣尤萃于茲卷也耶一日余與寮屬
坐東閣偶語及此共嘆其盛謂宜易其名曰聯芳卷
以表異之陳君未之聞也已嘗謂茲卷為聯珂里而
歌詠之矣豈非人心之同歟君詩有曰大小吳者謂
吳太僕少卿道本原與其弟進士泰也曰二傳者傳
脩撰曰川瀚與其弟中書舍人潮也曰大小林者謂
林員外世調璽與其弟主事壑也曰二李者謂李給
事時雍孟暘與其弟御史孟晉也曰三劉者謂劉知
縣遂與其弟參議道訓導迪也五楊者謂余與余弟
府丞守隨編脩守阯進士守陽及余子茂元郎中也
亦更有尚參議美中綱與其弟縉潘僉事禎與其弟
主事祺詩偶遺之之二十人者率以進士顯惟遜以

鄉舉迪以薦進耳官今雖内外異而皆嘗同朝共居惟禎初官南京評事亦嘗来與祺共居焉此余所見聞數十年間一卷之内已如此況前數十年舉天下論之其盛昌可數耶蓋國朝之文化自古未有也陳君既有衆議之矣其鄉人乃作三世承恩圖系之歌詩以贈其行三世者謂其祖某以鄉舉教諭鹽城其考志大以君推恩累贈戶部員外郎與君為三也同卷之父子兄弟一時同顯者衆矣求如君之祖孫三世皆榮者蓋亦鮮耶昔詩人崧高之作本送申伯也而旁及于甫侯江漢之作本送召虎也而上逮于召公蓋稱揚其家世而欲其繼美無忝焉耳今圖詩之所謂非以此歟君為人老成重厚於政多練達今之四川其能大惠於民以無忝於厥世也蓋可必矣圖詩既完僉求余序余老懶作文久矣顧與君同卷往還之久辭不克焉天甚熱病新愈信筆草草不能文也

江孺人壽詩序

往余忝進士入翰林同年錢唐汪用良為兵科給事

中往還頗簡後用良陞山東叅議又陞叅政久之致仕還其鄉余嘗以省親還京道過之用良出肅喜甚茶話久之慨然曰同年有過杭者鮮能顧林下人公何獨殊於衆也余為之大笑然用良時既病矣疲苶若不勝衣出語聲氣僅屬余憶其壯時以高科登膴仕而狀貌偉岸氣槩豪逸旁視若無一人可當其意者詎知其今衰病一至于此既別為之嘆息不已用良之室陸氏封孺人者性慧精女工且讀書聞大義克治其家生七丈夫子多能勤學其叔子曰瀾以進士選改庶吉士於翰林因拜編修今以孺人年七十為求諸縉紳詩以致頌祝而屬余序之於是用良下世久矣同年之在者無幾俯仰今昔不勝其嘅余甫耆多病苦厭文字往往謝人之求而壽序乃甚厭而尤謝者顧同年之子能擢科者猶少而況官翰林其有幾人同年之室能享高壽者亦少而況有子能求文祝壽者復有幾人故不能謝而直書余意以序之若夫頌孺人之盛德而祝其高壽者則諸詩備之余可略也

園趣存稿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今考之詩作於春秋之世者亦多矣焉得謂之亡故先儒釋之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邵康節曰刪後無詩余亦謂無雅頌耳若國風盖亦有之雅若烝民頌若惟天之命寔性命道德之閫奧餘亦高邁卓絶信後世所無也國風高卓者惟關雎淇澳緇衣七月之類僅亦可數其他諸篇則後世賢臣孝子良士貞女之作往往有之若夫鄘衛鄭陳之風果盡如集傳之說則多淫詞媟語醕儒莊士之所惡聞而恥傳者不知吾夫子何錄之至如此其夥後世狹邪之巷倡蕩之閨男女自道其情事一如詩者安可勝錄若仍從小序之說後世如其美刺者亦豈鮮哉文中子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異者古之詩皆其性情之發而辭足以達之故多不可及者後世徒取古之詩掇拾模擬而不本其性情則非詩矣宜康節謂之無也若有發于其性情而達于其辭則亦古之詩矣夫焉可蔑之至若朱晦菴之感興

廿篇則雖謂後世有雅亦可也第萬億之一二不可例謂有耳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先生嘗出其先尊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郎中公詩一冊曰園趣存稿者命守陳序之詩雜古近體僅百八十篇蓋散逸者多矣此百餘篇者皆以應酬朋舊隨其意之所欲言而遂言之無不質直坦明自中矩度初非左模右範旬煆而月煉者其詠懷十六篇尤為傑出而末篇亦自言此矣今詩若茲稿者亦安可蔑之也耶先生仕隆業盛而尤以文學鳴天下其詩在今鮮匹蓋早有所受而進者公本家吾郡之慈谿後徙于杭嘗發廩助官賑饑蒙賜敕旌其門素性敏達能不出戶而為人排難解紛人服其智識自巡撫重臣洎藩臬郡邑有疑咨之無不立解其才足用於世而溫之至老以死逮先生始大發焉公諱誠字與誠別號園趣因以名其稿云

忠愛集後序

故汀州府推官王公仕以死事得祠于其土祠榜曰忠愛至今三十有餘年公先本姓謝久尤未復其子

一夔以大魁官翰林始復先姓今累遷禮部右侍郎乃會稡一時公卿大夫士所作忠愛祠詩文附以狀銘哀輓之作合為一冊曰忠愛集將鋟梓以傳屬余書其後余閱諸作乃知公在宣德正統間始為是府經歷以陟推官能仁以濟民甚得其心至正統末隣郡盜起能勇以捍賊卒死其事余於是沉思痛悼為之太息流涕不能已焉天下之事狃於治安溺於驕泰則禍至而莫之知患生而莫之禦古今皆然也當正統末天下洊豐仍泰極矣而閩尤庶富之甚為其官者第知篋金幣庖酒饌日遨嬉燕賞以為樂民或困於水旱盜賊訟獄之苦莫之恤也一旦匹夫橫行烏合響應官猶忽而易之至其橫潰四出而不可當也則又皆怯縮避逃爭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故勤王師再出至屍腥草木血丹川原然後平之嗚呼狃治安而溺驕泰者其禍患必至於此余所以不能已於涕也苟使當時之官平時皆能如公之仁則盜無從起及盜起之後皆能如公之勇則又烏覩所謂屍腥血丹者哉然彼遊樂與怯避者率不免於刑誅幸而

免者名亦滅矣胤亦微矣孰若公之廟食於永世而子位于崇貴也耶夫仁以濟民勇以捍賊此不過人道之當然非有所覬而為之然歿而廟食子貴則天道之自然者人道邇而當盡天道遠而足徵凡觀是集者豈獨仰公而已其亦可以興夫

重刊西疇老人常言序

宋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謚文正何公諱坦別號西疇常著書一帙曰西疇老人常言李忠簡公昴英既為之序其子知紹興府事鑄為梓行於世矣久而泯焉八世孫吏部尚書諱文淵常訪求之未獲也吏部之子今刑部侍郎喬新嘗與禮部侍郎丘公濬談及之禮部謂此書載百川學海中然恐非全書也刑部遂借其本錄而刻之示余請序書凡九篇曰講學曰律己曰明道曰應世曰涖官曰原治曰用人曰正弊曰評古篇各十數章或推舊聞或出新見皆切於修德致治勤於警世諭俗而未始有名法縱橫之談虛玄恠褻之語吾意其人必學術端而行治修者忠簡稱其布憲嶺東折姧洗貪風力凜凜難犯盖可信

不誣也昔伏勝治尚書以教授而八世孫理為高密
太傅理子湛位大司徒賈誼疏政事以匡建而六世
孫光為常山太守九世孫逵遷侍中凡善源深者則
慶流遠也今吏部作於前刑部述於後豈非文正流
慶之遠哉文正平生多所著作不獨此九篇而已他
若語孟訓蒙讀史管見南華要旨西疇集累數十卷
皆散逸不可見矣刑部勤學博文凡古之遺書猶且
百方詢得而況祖先之作乎異時萬一得之盡刻而
並行其補於世教者必多矣余雖老尚庶幾見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無翰林院學士彭公詩序

吾友安成彭公秉實初以景泰甲戌會元登第選為
翰林庶吉士拜編修歷事景皇英廟皆著勞績恭遇
今 上踐阼日侍經幄進講虞舜姬孔之道啓沃深
至當被綺衣金帶之賜累陟詹事府詹事兼學士其
學行才識足當輔相之任人固望之歲在乙巳十二
月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大政思所以救
時弊而追古治者日勤於心稍見施用被賜上尊珍

衆金幣器服寢褥明年夏六月得疾臥邱中御醫賜饋踵至秋九月上章辭祿不允冬十有一月内閣臣俱進秩公在臥中亦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又明年春三月乞歸養疾蒙允賜勅路給其舟與廩家給以粟與緑皆有數且命其疾愈復官而濵行又賜襲衣白金寶鈔 上之寵恩可謂至矣而公之謨弼則厄於疾而未盡也嗟乎士窮經學道欲作相以匡主庇民而躋萬方於安富仁壽之域古今多有之然或有其心無其具有其具無其位有其位無其時時矣而不獲久矣而不克終此相之澤天下名後世者所以鮮而古之所以貴也若公者心與具無位與時遇矣乃遽以疾而不獲久繫舟航於濟川之頃收霖雨於大旱之時良足慨也然公年方踰艾幸而疾愈復官信如明詔則將殫心竭力航四海而皆濟雨萬國以均豐功成身退善保其終庶足以報寵恩全名節而並古之良相矣夫公之歸也翰林自師保以下皆賦詩餞之余與公同官三十餘禩相知契最深相期待甚重故為之序

送刑部尚書陸公致政序

刑部尚書吾明陸公廷玉以疾致政將歸明人宦于朝者戀戀不忍舍既燕餞之復謂余宜以言贈顧晚生末學其安所贈然亦不可以無言惟君子之道出與處耳巖穴之士迷而不能出廟堂之臣溺而不知處其病均也伊尹耕於莘野湯聘之三乃幡然而起自任以天下之重及相湯訓太甲勳業既就輒告歸蓋古之君子明於出處之義鮮有不若是者晨門荷蓧之徒不仕無義吾夫子誅之商君呆起大夫種功

成不去迺以禍終此蘇澤所以困應侯而代其位也今公起自甲科擢官刑部至郎中超陟山東布政使徵拜今官生平文學敏贍材識俊邁而尤以德量寬大得衆心法比練達服群議方其為郎已負公輔之望及為尚書則自僚屬下至于囚徒遠至于天下多感戴稱道之歷十有三載如一日目前未始見也今齒纔六十又五遽以老請將以風節動朝廷以行義表閭里以詩禮引宗族而淑之公於是乎得出處之道矣請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賦曰鳳凰縹縹其高

逝夫固自引而遠去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又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公昔之出也其鳴岡之鳳漸磐之鴻乎今之屢也其鳳之高逝鴻之為儀者乎區區尺鷃輩安得偕大鵬之翼扶搖九萬里而從之

送陝西參議張君天瑞序

成化九年夏西兩藩有闕適令冢宰新任政妙選廷臣往補於憲臺得王君繼於刑曹得汪君進而於禁闈得吾張天瑞皆一時之表表者具列以聞於是天瑞有陝西參議之陞天瑞舜江之舊族尊父德宏先生今保定府滿水縣教諭也天瑞早被庭訓文學既長材器夙成儀表言論夐異乎諸生遂齒鄉論擢丙戌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凡駁正諫救皆識大體達時宜公卿推重之故其官僅踰五載輒被茲命腰金服緋以副大藩遷陟速位祿崇而責任重矣然輿論皆以為當且謂其後未可量焉今之陝西古稱關中天府近歲虜伏河壖屢入內郡邊帥皆弗能禦朝廷屢命將出師且預征三方州之賦聚數十萬衆必欲直搗虜巢穴掃空河壖之外然師實未能出塞而屢

獻其捷論功行賞已不貲矣而虜勢益張一歲至犯數郡往返數番大肆殺掠迄今未已有識寒心用事者得徵有失計歟殺掠既繁且頻而加以饋運艱賦斂急修築勞飢饉荐民不堪矣牧守者緩征則罪責立至苛斂則變故或生司饋者或身沒於邊或妻孥於獄吏不堪矣旬宣之任不亦難乎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寬之一分則有一分之賜吾為天瑞顧之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吾於天瑞觀之天瑞以余與其尊父有雅甚修契家之好余嘉其厚德故其

僚友之請贈言也不辭

送胡僉憲序

人之性固皆善有誘於物故必教之而後率有漸於惡故必刑之而後改非性本惡而待教與刑也荀卿謂人之性惡必待師法猶枸木必待隱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故聖人生禮義而起法度猶陶人埏埴而為瓦工人斲木而為器皆僞耳是何言之謀與夫木之質本直金之質本利有枸有鈍迺始隱括礱厲之耳使其質固曲固鈍又何可隱括礱厲之

耶人之待師法者固其性之善也埴可瓦陶乃埏而瓦之木可器工乃斲而器之奚偽之有聖人之禮義法度非人之性善亦安施耶禮義以教法度以刑聖人所以復人性之善者廢一不可在唐虞時伯夷之典皋陶之刑並用而相須故比屋可封人皆君子信乎人性之善也後世教既熄矣刑復不中爭奪殘賊淫亂之俗盈天下故荀卿以性為惡以禮義法度為偽豈亦有激而云耶不然何其自謂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之具也夫謂塗之人皆有可知之質可能之具非性善而何嗟乎世益降矣刑益專矣間有教者亦惟以佔畢屬文課之耳孰能俾復其性以唐虞斯世也耶國家設憲臣以董學政盖有見乎士制百姓于刑以教祇德之意自漢以来未有也廣東距京師萬里而胡君學行兩優寬嚴時用士習為之日新其有志於教人復性者與然教必久而後洽今君聲望寖揚將陟崇要之任吾必嶺海之間弗獲久被君之教也君奏績將還廣東諸生升在國學者請余言贈之余望君念國家所以任

之意益惇其教士亦念君所以教之志相率而復其性云

送范參政序

兵部武選郎中范君始居邑庠未弱冠而齒鄉選即取進士擢主事於武選頭角嶄然見再陞至今官不離武選十數年簿書之冗久益厭之覩高陟去方且從大將出征西司紀功之責被甲跨鞍犯風塵冒險阻以抵絕徼時憩堡墩書首虜不滿將士意既而虜漸退大將徵還例須奬賞君乃陞食四品祿仍故職於是歷涉備嘗非昔日之子矣往歲之元龍矣自數年来邊陲日警用事者屢建遠討之策徵兵聚食預征三方州之賦越數千里饋之民不堪命矣而虜益深入大掠我莫敢出城孰何況能涉險踰遠以討之耶余私憂之甚嘗與君論焉君慨然曰虜誠難禦而邊境城堡遼闊亦難守今饋艱民困甚可虞也莫若撤邊備以守內郡其庶矣乎余味乎其言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設兵所以衛民也兵不能衛而反使之困民今民畏兵殆尤於虜嗚呼一民也而虜與兵兩

賊之不固孰甚焉君言寔固本寧邦之意然有甚不可者蓋沿邊城堡宇舍夥矣毀之則我先憊其民棄之則虜得以為穴其何施而可矧古人有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今我徙而內守則虜將進而內侵祗自蹙耳此甚不可吾嘗詢之虜今衰弱非果難禦也惟我法令寬弛將士驕惰日縱賊而戕民故若不可禦耳昔之為國者雖當衰敗之餘猶不肯輕棄祖宗尺寸之地況今天下全盛若金甌之完泰山之固者苟使法令嚴明將士用命則雖逐虜於絕漠之外犁其庭掃其穴可也況門庭之寇之衰弱者哉故余雖味君言然未始以為可今君超拜廣西參政去惜不得再商訂之廣西嘗驛騷矣近雖平定瘡痍之民未蘇也然猶不能無少警君昔預兵尚思固本之策今職民也顧不能行所以固之者乎旬宣之際其有長策以佐幕府俾寇絕而民永安也余殆將聞之

送郡教鄭君序

義利本一也而末二焉易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孟子思荅孟子治民之問曰先利之孟子曰

不有仁義乎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是則義之所在即利耳然人或見利而不見義也故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人或昧於義利之別也故朱子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張子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聖賢義利之說至是明且嚴矣然世猶有認利以為義與趨利而忘義者夫認利為義但不明之過耳趨利忘義則不淑之罪也市井之夫爭錐刀之末無足怪者若夫薦紳君子或流於不明或陷於不淑者豈可惜哉師生以義合者也師之道莫大乎義而其說莫先於義利之辨然合之師於郡縣學者或道之不講藝之不授而惟屑屑乎相見之贄時節之饋者豈其不明也耶抑亦不淑也耶鄭君之師吾邦也既九載于茲矣蚤夜惟諄諄乎講授而於贄與饋之厚薄有無漠然不計於衷諸生有窘者遇其贄饋輒辭之而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藥之死亡者恤之彌久而益篤可謂明且淑矣君子哉若人吾雅重焉而

嘅其去書是以餞之君世家潮陽其族之擢科第綰銀黃者後先相望而君由鄉舉歷今官故人門生多在顯要者行且推轂俾得溥其義乎

送河南按察使陳公序

天下之道惟中可以盡之大之五常小之萬善皆不可偏也不可倚也不可過也不可及也惟中而已堯舜三代之所傳孔氏祖孫之所述皆是道也天下之事不可以不中刑其尤者人命之死生民德之臧否天下之治亂一於是乎繫焉舜命皋陶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至周穆呂命乃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曰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其言重釋復所以深戒刑之不可不中也然情僞是非殺而不可別上下輕重惑而莫能定求刑之中也不已難乎司刑者或柔而不立暗而罔見貪而無賴則固失之不及若剛矣而作威明矣而用察廉矣而賣公則又失之太過中行者其難得也得中行以司刑刑焉有不中者哉金華陳公廷輔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初巡廣東適大兵

征伐之秋繼按北畿當權貴旁午之地後陟山東按察副使罹凶荒仍荐之歲其同事之或柔或暗或貪者輒罷黜去有作威用察與賣公者則纍得顯名立致崇位公居其間常毅然執法而未始虐於人瞭然見事而不以夸於衆潔然守己而不蘄人之知其庶乎中行者歟茲乃以最陟河南按察使其交游若廷評戚君昂者屬余文餞其行余與公有雅不可辭夫河南中州也是惟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和而萬物阜安者以中行蒞中州其何尚哉然余猶有告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中固至德然中德亦自有至不至者譬之堂焉四隅非中也當四隅之中固中矣然或有尺寸之偏不得為至中雖數分一分之偏亦未為至也公亦勉焉以求中德之至而行之則刑無不中將見中州之民亦且化而中矣

送熊君良佐守鎮江序

余家食時頗有志於天下逮官翰林所職者文耳日勉焉以供職有以文請亦強應之雖踵接于庭未始

厭也近歲亦覺吾衰甚矣雅志怠耳忘有請懶弗能
應顧獨喜種樹寓舍後有地纔畝餘藩以為圃雜蒔
菜蔬愛之憂之厚糞而勤灌之養其芽蘖扶其欹傾
耘其蕪穢搜其蠹蟲而除之故蔬菜日茂蕃而吾日
董僮僕于其間客或請文率語以不暇今刑部諸大
夫士若劉君廷珍請餞其寮熊君良佐之行而吾子
茂元雅與熊君厚為之先容是不可辭乃即種樹為
喻蓋仕之郡邑猶家之圃郡邑之民猶圃之菓蔬也
民之待撫字不猶菓蔬之待種樹乎撫字者必課農
桑申孝弟薄賦斂省刑罰周貧輔弱匡枉直邪凡貪墨
奸宄寇賊之殃吾民者悉捍而去之俾民皆富以寿
猶種樹者糞灌扶養耘搜而茂蕃也凡撫字種樹之
若是者皆本於愛且憂耳不愛且憂其何能然昔柳
子傳郭橐駝盛稱駝善而謂他植者愛之太恩憂之
太勤而木性日離因以譏世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其謂令之煩者不過督耕植促繰
織耳吾觀令之長人者孰克愛之憂之而何太恩太
勤之有有煩其令者則其刑獄賦斂期會之類耳孰

知民之耕繰而督之夫督耕繰而煩其令且卒以禍況刑賦諸令之煩禍尤甚也孰念而憂之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嗟乎菓蔬微物人猶愛且憂之而反不愛民何耶晉子皮有言衣服附在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我遠而慢之故愛菓蔬而茂蕃之者如余皆是也愛民而富淑之者安得比比然耶熊君以高科累官刑部郎中儀觀秀偉材識明達選部將大用之而先試以劇郡於是有鎮江之行君在刑部用法詳慎而存矜恤之心夫法以治有罪者也尚矜恤之而況無罪者耶推是以占其為郡其能愛民而撫字周悉俾富且淑也庶可冀乎尚益懋之余傾耳以聽休聲

送潘栗夫序

工部副郎潘栗夫既能其官而又以懿德贍文有聲乃陟四川僉憲往提學政交游胥屬余贈言余曰在漢文翁守蜀郡世稱其能教化由今觀之其事易而淺哉漢之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府耳時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之教不過選小吏詣京受業博士歸以為右

職或察舉至郡守刺史修起學官置弟子除其更繇俾在便坐受事行縣傳教吏民榮之故俗化而文雅然不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其事若此豈不易且淺耶今諸郡縣皆有學不待脩起學皆有師無逺京博士諸生不但除繇且復給廩守令或與相揖讓如賓友其得解者則郊勞而表厥里何受事傳教之巳榮由解而進至有秉鈞軸位台鼎者郡守刺史奚巳列民俗文雅且踰漢時使文翁復生而守蜀吾意其無他教化矣要夫往將何為不有難且深於文翁者可施之耶古者士制刑以教祗德司徒脩禮明教齊政歸在一道德以同俗也文云乎哉今以僉憲而提學既無士與司徒之職而或者惟以文教士未之盡也要夫思盡厥職必更治條約皆右德而左文擴吾明克吾誠斤談半武一巳為其準程訓以諄辭感以懇意示以至公匡直之輔翼之刑而威之賞而誘之薰炙久而漸漬深俾皆造道成德窮以淑于家達以淑于國于天下凡在學莫非道德之士齊民慕而化焉舉四川七郡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吾

所謂難而深者非栗夫之賢其誰可語此夫士之從教猶土從型金從範也教以文既文矣教以德其不德乎栗夫能勿迂吾言而力懋焉他日教成世傳之曰蜀之俗文雅由文翁而道德由潘某豈不偉哉吾嘗傾盖于君之尊父僉憲公而君與余弟惟立編修麗澤焉契家之好厚矣故舉其職之至者規之

送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序

古經之傳至今者率多錯簡書其尤也不特武成一篇而已余讀舜典自正月上日至于達四聰皆史官記事之辭中間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而亦雜于其間非錯簡而何夫命官之語與記事之辭判然不同瞭若白黑之易辨而歷數千載諸儒莫有釐正之者信古之篤也余愚甚而多疑少壯之時嘗作書私抄輒移正之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灾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固帝舜一時命官之語詳且盡矣

而其半乃錯為史官之言使其語意闕而不完況傳註亦有未明者先儒有謂虞士兼掌兵刑或闕之以為舜命但言五刑而不言兵征苗咨禹而不咨皋陶則士非兼掌兵刑者以余論之舜所謂五刑蓋非如傳之說也傳說墨劓剕宮大辟者特周之五刑耳信若是刑則蠻夷猾夏何以制之苗頑弗即工矣皋陶象刑安所施哉臧文仲有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與朝五刑三次此蓋

舜所謂五刑三就者也凡掌兵者非必行師虞之後有掌六師而遂征羲和者惟胤侯耳其他若季杼王子也而滅獂周公相也而東征秦仲大夫也而誅西戎皇父大師也而伐淮夷皆非掌兵者蓋因材授任相時度德胡可拘也用是觀之或說豈其然乎惟士兼掌兵刑則非特民命之所關又夷夏安危之所繫其任尤重於他職故舜命之語獨詳於他官也自象以典刑至怙終賊刑所以立法者也自五刑有服至五宅三居所以用法者也法有經焉有權焉象以典

刑此經也經乃衆人所共知惟一言而已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者皆權也權非聖人莫能盡故歷言之五服三就所以用經而五宅三居所以用權者也司法者必欽敬而恤哀明察而允信則刑當而民服矣欽而恤明而允寔萬世刑官之大訓闕一不可者舜聖人也其語意豈容有闕而反待史官補完之哉余為此說久矣而未敢以示人南京刑部待郎張公進璽以壬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中出知吉安府超陞布政使進拜副都御史乃有刑侍之擢茲以九載考最被旨特陟尚書還南京刑部十三道御史若李守貞翟廷瑞者請余文餞之惟公儀表秀爽器量恢廓事三朝出入中外殆四十禩在今可謂耆老成人矣其於政靡不練達而刑其尤馴熟者晚進安所措其言顧公之文學亦邁倫輩故舉前說以就正公倘寘諸懷勿湍勿懈俾凡在部者皆欽而恤也明而允也將見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豈俾皋陶專美有虞

贈侍講王君世賞序

人生而頴異者非有以養之而自勉焉則或不能及於常人苟有養而能勉則雖童蒙亦可聖也而況於頴異者乎馬之墮地走者固千里之駿也然或困於芻粟之乏或累於纏牽之長則不能以千里芻粟豐矣纏牽短矣而或逞其雄猛之性狂奔而覂駕妄踶而傷人則反弗逮駑駘之可乘矣故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然則人之頴異而有養者其可不勉於德乎士恒願文學勲業之名世而不知德之不修則二者亦獻笑貽譏之具耳苟修其德則雖無片辭寸功亦自足以不朽矣而況無二者乎然文學勲業皆易為者惟德難成必格物致知無一理之不明而後進於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無一善之不備斯可謂德之成也是果難耶惟勉則至矣廬陵王君世賞少頴異絶倫厥考尚書恭毅公嘗訓之庭年甫十五輒與鄉選明年遂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儲養久之乃拜編修滿考陞侍講交游請余文贈之余少時鄉人亦稱其蚤慧然視君則不逮遠矣雖儲養亦與君同而徒弊弊於文藝間進德不力垂老而無成每思古

聖賢之道德聲光灼于今者未始不愧心而赧顏也
君在翰林其瑰辭逸翰俊才雄辯已克稱其資而猶
曰學學不已豈有志於不朽之大者而其他未足以
自足也耶尚以余為戒而勉之必造於古聖賢之域
而後可也若其職業蓋聞之稔矣安庸余談

送右都御史宋公督撫兩廣序

南廣皆嶺南之地蓋在湖廣以東者曰廣東以西者
曰廣西其府州縣衛所凡數百各設都布按三司以
統率之矣然而寨洞諸蠻時出剽掠甚至殘邑隳城
席卷而去三司暨府縣衛所諸吏或懦昏貪酷不能
練兵育民而反以病之故
朝廷常遣重卿攻守特
命都憲一人以總督兵事撫循民瘼自非才德政事
卓邁老成負重望於時者不在茲選成化二十年夏
上命大理寺卿宋公為右都御史賜之敕書令牌往
踐其任公之鄉人仕于京者屬余言餞之公淳安世
家故河南布政使公之冢嗣自諸生登進士第拜大
理評事以仁厚存心以正大廉潔立行以明慎公平
議法時已稱之自是累

五階歷三十餘年不離大理

一嘗出撫畿內政績益彰聞望彌重簡在乎帝心將
陟之內臺以總朝綱任之秋官以掌邦刑也顧兩廣
去天萬里安危之繫甚重非公莫能鎮之故煩一暫
往耳夫以 天子股肱耳目之大臣而特出以撫萬
里之外之地此 聖主不忘遠之大德已足感遠人
之心矣而公之宏才厚德必能使將勇兵強蠻夷不
敢出殘吏廉且勤元元各得其所舉嶺海數千里之
遠皆奠枕而無虞即見 璽書徵用坐之廟堂溥其澤
於天下矣余與公同年也當景泰辛未之歲同年二
百一人皆官兩京之華署無一人外補者可謂盛矣
一轉眄間不覺已三十餘載升沉存沒有不勝其可
既矣今在朝者惟公與兵部尚書張公騰宵工部尚
書劉公克明戶部侍郎李公文盛兵部侍郎俞公振
耒太常寺卿無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公惟臣太僕寺
丞甫公彝臣及余八人耳而公又出撫萬里之外之
地其能無悵乎然璽書之徵計在旦夕行復同朝笑
談如今日矣其鄉人之望蓋亦如同年之情也因書
以餞公且以慰其鄉人

送少參沈時暘序

細可以知大外可以知内其盡然乎其不然乎往余
職史事毘陵沈時暘方成進士猶未有室家將乞假
歸娶間来謁余見其年雖少而容止端謹如老成人
心嘉之為賦詩以餞其歸後時暘拜官南京戸部余
被命論南畿之秀往與之會贈余以詩其詩與字皆
端謹者也視其政政如其文考其行行如其貌察其
心心如其行余知而重之近時暘陟參陝藩居憂釋
服謁選至京師與余數往還又見其手書近作數十
篇比舊加擴大練熟蓋浩浩乎春之瀾也穰穰乎秋
之黍也而所謂端謹者未始變也他可知矣既而拜
參閩藩翰林春坊諸君子偕往酌別各餞以詩而屬
余為序余以前所云推之閩藩之政不亦可前知乎
世未有端謹加以擴大練熟而賦不得其平澤不究
其下者奚庸余贊之余齒衰學落盡謝諸文而獨為
時暘作此不有知余者乎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往歲兵部尚書張公嘗以疾請致仕詔謂其諳歷既

久精力猶健未允也今年春三月又請詔謂其老成練達未及引年尚未允夏四月又請詔復不允而促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皆異數也觀其涖事公乃堅臥不出所親交諫不聽至閏四月又請　上重違其意乃優詔許之且賜之勑俾馳驛以上之所以留公公之所以決去若此雖古聖王之待其臣與大臣之待其身者豈有異哉公既得請以暑未行今秋且涼乃始戒道其屬之四司郎官偕請余文餞之公余同年也同年二百一人今立于朝者惟五六人耳而公又去固不勝其嘆惜然自公論之則有不勝其欣慊者夫人之仕宦泛乎若江海之舟或誕先登岸或臭厥載不可必也故雖竭忠效勞聲播遐邇而一中禍機名在謫籍有終身不獲齒者矣其功立名揚馴致台鼎雖欲歸休而不能決去終陷險難有併棄其孥生者矣是皆可悲也公為人重厚簡默凡事有執持始任御史在順天初與同列共劾權奸謫戍南徼備嘗艱苦當是時豈料有保儲司馬之職耶暨今　上嗣位始復其官尋陟按察使都御史

以至今官位高責重日復一日雖欲決去而豈能必
上之從雖去而安知異數之至此哉可謂不勝其欣
慊者矣然則 上之恩德誠如天地父母一飯豈可
忘哉雖在家居每言國事昔大臣之義也況在畿甸
之近哉公其念之

昌平坂學問所

楊文懿公金坡稿卷之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